

船山遺書

第六
函
第七
冊

四書訓義卷三

中庸二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未切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微當作散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與羊如切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莫作魚俗文察唯此則爲正文其餘皆當作察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鷗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端當作端

結上文

訓義中庸不可能而推致其極必聖者而後能之者蓋其德之至者不易至而實道之不可離者不易言不離也故欲推君子所至之德必先明乎君子所修之道而詳言之斯道也聖者而後能者也而君子修明之則凡體中庸之君子皆有所事矣君子之道其費而隱乎夫有其人則必有其事焉有其事焉則必有其理焉無物而無則無所爲而無過不及則無所爲而無至中之大用故君子之道事之所至理必至焉近而不畧遠而不遺大而不缺小而不忽豈不至費矣乎乃其用之費也皆有所以然之理本乎天而不可以人之意見測之根

於性而不可以習聞習見之數求之不覩之中有其形焉不聞之中有其聲焉則其費也皆有隱者存矣今夫隱則固不可以言索者矣請言其費而所以然之隱卽在其中亦可知也夫使其爲道爲君子之所獨修而於凡民日用之細微非其所有事也則天下之可約畧者亦多矣非費也抑使其爲道爲君子所能修而在聖人功化之遠大非其所難全也則天下之可備者盡之矣非費也而君子之道不然也自其可知者而言之明明此人倫明明此物理匹夫匹婦之愚可以與知者皆道也皆君子之所必爲著明者也乃卽此著明之理精而審之推而詳之有至焉者矣雖聖人無所不明乎而有所不能知者焉故前之聖人已開示無餘而後之君子又有日新之義然則其可知者將焉有窮乎自其所能者而言之一言之當亦善言一行之得亦善行也匹夫匹婦之不肖可以能行者皆道也皆君子之所必爲擇執者也乃卽此擇執之理規乎其全充乎其類有至焉者矣雖聖人無所不能乎而有所不能行者焉故聖人因乎時以建一世之極而君子貞乎常以盡乎古今之變然則其必行者又焉有竟乎

則君子之道其費也固如此夫夫君子之道如此其費者非君子故擴之而使
之廣也衍之而使詳也使其擴之而使廣衍之而使詳則是離道矣蓋道實有
其至費者而君子不能遺也今夫道之本原出於天則至大而無以復加矣以
天地之大其化育之功昭示之理無不盡矣而自人言之則猶有缺陷不足之
憾焉蓋在天地而有天地之道者在人而有人之心以人心之所安爲人道之
所宜而求之於天地尙有不合者覆載生成有可以合之理而天地分之寒暑
災祥有順乎人之宜而天地幾違之則合天地與人而後道之量以足是天地
之未然而道且存焉而況乎天地之已然者哉故君子之語道也語其大者亦
就事理之可受者而統言之也然而天下之理無有一理焉可以該括容受而
謂此理之外無餘也盡天下之心力以舉之莫能載矣語其小者亦就物之分
爲一曲者而節言之也然而天下之理非於所分之後或有閒斷止息而謂此
理之有殊也盡天下之聰明以辨之莫能破矣是以極乎兩閒而皆其所麗也
通乎古今而皆其所徹也形之所昭示氣之所流行耳目之所可及心思之所

可達無非斯道之體所自具斯道之用所自成也詩不云乎鳶飛則戾天矣魚躍則于淵矣鳶魚其物也飛躍其機也天淵其量也仰而觀之俯而察之皆固有之實也此詩也蓋言道之所昭而徹及者也上則察乎鳶所戾之天矣下則察乎魚所躍之淵矣而自天以下自淵以上充滿兩閒散而爲百物起而有萬事變蕃流動不可執爲一理未嘗遺乎一端皆道也而可舉其大者以載之乎於其小者而破之乎然則道之本然天地所不能盡而有人之大用人所不能盡而有天地之廣生天地人所不能盡而於物見其功化然則有小之可閒者哉有大之可外者哉皆道也則皆不可須臾離者也於是而可以知君子之道非故衍而詳之也道本流行於萬事萬物而不遺夫至小故夫婦之愚不肖與知與能者道之見端也君子卽於此而造端焉王道本乎人情而上達因乎下學也及其務道之全而爲功化之極也非故擴而廣之也道本極致乎高明博厚而以成其至大故自聖人之知能以友上下之宣著者皆道之所察也君子亦必察焉定其位而補形象之不平贊其化而輔裁成之不足故曰君子之道

費誠費也而卽此思之則夫婦之日用而不知聖人之行生而無言天地之見幾於鳶魚而不見其所以化育之迹則又豈非隱乎故曰費而隱然則非聖人而不可能也不益信哉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

厭當作厭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

而止

睨研計切

詩幽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卽以其人之

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卽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行非欲其遠人

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邪當作喪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卽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愛當作恻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朱子曰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

認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訓義道之費也入於至小而無閒則請得而備言之其盡天下之人而道在焉夫子嘗言之矣子曰道者人之所可知而可能者也抑人之所必知而必行者也乃欲知之何所取法而知之欲行之何所依據而行之則亦就人而得之矣人以載道而道因人生則道不遠人矣夫人與己皆人也於人則有其理矣於己則有其心矣於人已相形之際則心理有同焉者矣何遠之有若夫人之爲道者以其私意成其誠行不於人而察其理卽不足以服天下之心不於己而盡其心則不足以當天下之理不於相形之際而證其同然之得失則論說雖繁而所爲皆妄不可以爲道明矣何以見於人而有其理也則施教法於人者是已夫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其亦參差不齊之致矣而詩云伐柯伐柯言制未成之材而使適用也其則不遠言卽此柯以知彼柯之則所制者與所欲成

者有同理也而有不然者夫同爲柯而則固不遠矣亦就其大槩而言之爾乃所執者一柯也所伐者一柯也所執者在我之制而所伐者在彼之材使睨而精以察之則長短大小之閒因斧空之廣狹山木之曲直而猶以爲遠而不能盡同矣以此而爲勅法立教之比則是以我之法加之於人以貴治賤而賤不能如貴也以賢治不肖而不肖不能如賢也法有所不安教有所不行矣故君子有鑒於伐柯之猶遠也而以推之於治人之道就人之所可知者使知之其可知而不知也然後施之以法就人之所能行者使行之其能行而不行也然後督之以威故但納之於飲射讀法之中申之以懸法徇鐸之令導之以孝弟力田之爲而人能革其習俗之非以盡其愚賤之所可爲則君子之教止於此矣仁期於必世而禮樂待於百年未嘗以君子自盡之學修取愚氓而強教之也由此觀之則夫人之可知可能者卽治人之道是盡天下之人皆道之所著也而豈遠乎哉何以見於己而有其心也則行好惡於人者是已夫人之好惡不齊而欲去其所惡全其所好以使天下咸宜以成乎平均博濟之道也斯亦

難矣乃自有其相違不遠者焉吾之心有可盡也思慮之所至憂患之所同盡之而無所吝乃取吾之所可推者如其甘苦之自知以爲恩威之極則推之而無所私則天下之情雖或有不易悉而吾成物之能或有所難均而相違亦不遠矣故以忠行恕而恕乃行焉人之施諸己者不願則以此絜彼而知人之必不願也亦勿施焉以我自愛之心而爲愛人之理我與人同乎其情也則亦同乎其道也人欲之大公卽天理之至正矣由此思之則吾之與人相酬酢者卽人人各得之理是卽斯人大共之情爲道之所見端者也而豈遠乎哉何以見人已相形之際而心理之同者道卽在也則夫人所共喻之理爲人倫之不容昧而言行之可自盡者是已夫使君子之道而有甚深難明之旨過高不及之行而自反未能焉則是人之所不可知不可能者也尙可諉也乃君子之道有四者焉君子以之自盡也卽以望人之能盡者也君子以之望人之盡也卽人知爲必盡而以望君子者也而丘未能一焉則自勉又烏容已乎所謂四者子臣弟友是已夫有爲子者於此我必求之以善於事父矣乃卽我所求於子

者思之我能以之事父而不愧於明發之懷乎未能也有爲臣者於此我必求之以忠於事君矣乃卽我所求於臣者思之我能以之事君而無歉於致身之誼乎未能也有爲弟者於此我必求之以善於事兄矣乃卽我所求於弟者思之我能以之事兄而不爽於友恭之節乎未能也朋友與我交焉我且求其施於我者之盡友道矣乃卽我所求於朋友者思之我能先以所求於彼者施之而無負於同學同志之素乎未能也此非丘之不思能之也且尤非其理之不曉然在於吾心也且人之爲子臣爲弟友者其或能或不能亦明示以同然之理也則爲吾之君父兄友者其相求亦必有同心也以人形己以己擬人何在而非道之所著而丘之未能者正在於此然則於此而可不勉哉夫子臣弟友庸德也德則在乎行之而已實致其身於君父兄友之前而所可共喻者必踐之焉以子臣弟友之道而爲言庸言也言則惟其謹而可也審其端以爲所求之方而卽所可共喻者乃言之焉其行之也則惟不足之是念也於所求者而參觀焉知所以至而行不足是天下之爲子臣弟友交責我之隱微而敢不勉

乎其言之也則惟恐有餘之無益也視我所當行者而斟酌焉行所不及而知有餘亦且專吾心以盡道於君父兄友之所期而何敢盡乎故其言也顧吾之行而卽言以求行則方言之頃而有必行之心必顧行也其行也念吾之言而求行以合言則盡行之力以副所言之理必顧言也斯道也君子之以盡其道而致其能者在君子行之豈不慥慥乎篤實以盡心理之當然者乎而丘之未能敢不以之自勉哉由此思之則卽君父兄友日相與處之人而子臣弟友之道卽君子篤實之道人無不知求也亦無不宜勉也心之同然卽理之共著人已相形而不易能之德在焉夫豈遠乎哉故曰道不遠人而遠人以爲道者之非道也由夫子之言觀之則以衆人望人而易從者道在夫婦之可知可能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者己之所知所能亦與夫婦之愚不肖同焉者也以責人之心責己者夫婦之所當知當能卽君子之所以自攷其言行者也在夫子雖曰自謙之辭而實聖心之所致愼者是聖人之知不能且在此矣盡人皆爲道之所著而不可畧道之費也不可見乎

右第十三章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
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見胡
甸切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

入而不自得焉

贊作貴俗文
難今讀去聲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居當作厓易讀去聲俟當作俟本作賴俟大
也徼當作徼幸本作蚤从夭从夨讀胡耿切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訓義道之費也盡天下之境而道皆在焉境則有順逆矣人之行乎境者則有
得失矣境之順而道行乎順境之逆而道行乎逆行之得而處得者有道行之
失而處失者有道無不周也無不宜也故君子之道是已夫人各有一定之位
而抑有隨時不同之位念前此所居之位滯而不忘冀後此可居之位先爲其
事則當前之位曠其所宜行者多矣君子知現在之位有必行之道則可行者
斯行之當行者必行之無所不盡其在己之實也若夫非我一定之位則在我
職分之外者也而生歆羨之心作越分之事此道之所不許者而君子何願之
有乎故當其富貴也則以吾現在之素位在進而有爲之時以事君而治民有
其道矣行之矣其貧賤也則以吾現在之素位在退而自修之時以求志而明
道有其道矣行之矣卽不幸而之於夷狄也則以吾現在夷狄之邦亦必有以
化其俗而不失乎己者有道矣行之矣抑不幸而罹於患難也則以吾現在患
難之中亦自有以遠其害而不失其貞者有道矣行之矣夫然以之順而爲富

貴以之逆而爲貧賤夷狄患難人世所歷之境盡乎此而使君子入之焉則終身一境而一於所行始終易境而各盡所行所行者皆道之正則理得而心亦得無入而不自得焉此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實也若旣已在上位矣而以下位之事可恃才而奪其功名此陵下也君子則以任之下而不陵焉倘其在下位也而以上位之事可附勢而與其權柄此援上也君子則惟順乎上而不援焉若夫身處不足之中無安貞自守之道思求人以濟己之志欲乃人固不能應也而怨起矣君子則介然獨立心無所欲不求人矣而又何怨之有操大有爲之志而天不與我以得爲之時則怨天而君子知理數之不齊其固然者而上不怨也處待人而成之勢而人且制我以得行之權則尤人而君子知物情之不順末如何者而下不尤也此君子不願乎其外之心也夫惟素位而行則自無妄起之情以希冀乎位外亦惟不願乎外則可盡心力之正以備道於位中故君子心之所居者恆平易也坦然於所當行而直遂以自致其爲順爲逆之命則俟其自至而不生非望之心若夫小人者不知靜正以處而行違其理以

犯天下之凶危乃冀天之或然人之可求而徼其幸得則宜其無所往而不與道相離矣乃君子之居易俟命其以道之正而所行皆得者其常也抑或道之無不正而時勢之未宜變化之未盡而有失焉者矣乃君子以爲得失在事而理固在己亦仍求之於己而不憂其無道也夫子嘗言之矣子曰夫射之爲道蓋有似乎君子焉射之必正其志必直其身者君子正己之常也而其有得有失皆又有道以處之君子所以盡理之變也夫射者而失諸正鵠矣不以怨尤乎勝己者亦反求諸身恐其志之正而仍有未正身之直而仍有未直求其至正至直者而已故君子行焉而有失自己得而猶念其未得已正而猶念其未正反仁也反禮也反忠也反智也道無盡而君子之行亦無盡也由是言之境之順也境之逆也吾之行乎境也或得也或失也君子之道皆於己求之而道在焉不可以見道之費入於至小而無閒也乎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本作譬
傳寫之省